

Murder

The Interpretation 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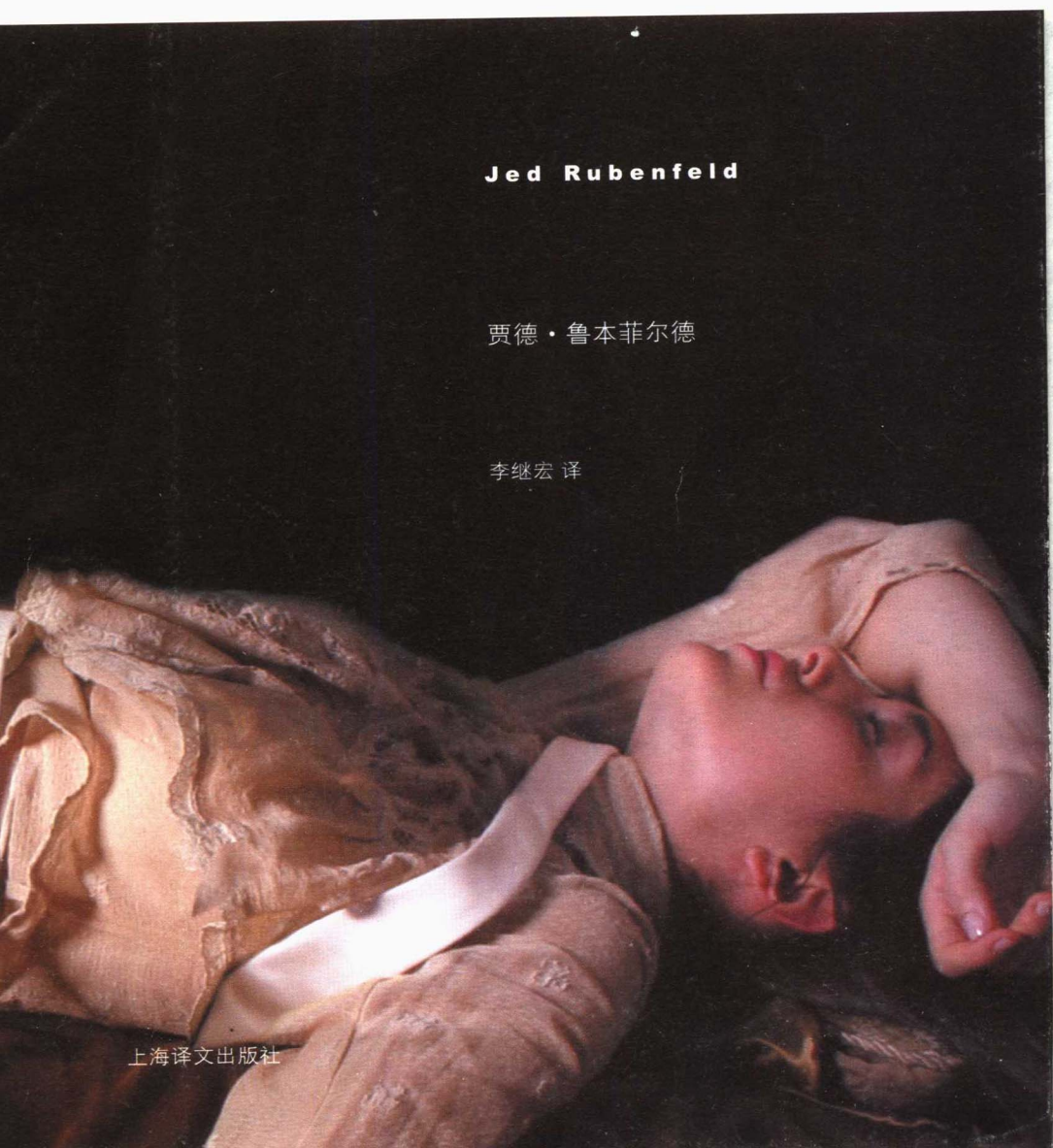
谋杀的解析

Jed Rubenfeld

贾德·鲁本菲尔德

李继宏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谋杀的解析

The Interpretation of Murder

Jed Rubenfeld

贾德·鲁本菲尔德 著

李继宏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谋杀的解析 / (美) 鲁本菲尔德 (Rubinfeld, J.) 著; 李继宏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9

ISBN 7-5327-4108-7


I. ① 谋杀... II. ① 鲁... ② 李...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1316 号

Jed Rubinfeld
THE INTERPRETATION OF MURDER



Henry Holt and Company, LLC
Publishers since 1866
375 Fifth Avenue
New York, New York 10018
www.henryholt.com

Henry Holt® and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Henry Holt and Company, LLC.
Copyright © 2006 by Jed Rubinfeld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enry Holt and Company,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图字: 09-2006-445 号

谋杀的解析
The Interpretation of Murder

Jed Rubinfeld
贾德·鲁本菲尔德 著
李继宏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郑大民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c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316,000
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7-4108-7/I·2295
定价: 25.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丁: 021-65412603



9 7
定价
易文

1909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当时还是他门徒的卡尔·荣格的陪同下，对美国进行了仅有的一次访问，前往马萨诸塞州沃切斯特的克拉克大学，开设了一系列心理分析讲座。在克拉克大学获授的荣誉博士学位，是弗洛伊德首次得到来自学术界的公开认同。尽管这次访问大获成功，但在随后那些年，弗洛伊德每逢提及，语气总似乎他在那儿受过精神创伤。他管美国人叫“野蛮人”。他将早在1909年之前就已经折磨他的生理病痛迁怒于美国。替弗洛伊德树碑立传的人长期为这个秘密所困扰，他们推断也许是由于在美国遭遇了某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否则他的反应便无从解释。

第一部

第一章

幸福并无秘密可言。

痛苦的人都相似。有些伤痕未愈，久受折磨；有些愿望破灭；有些尊严受挫；有些人迸出爱的火花，却被厌恶——或者更糟糕，被冷漠——扑灭，而爱纠缠着他们不肯离去，又或他们纠缠着它不放；所以，他们每天都活在昨天的阴影之下。幸福的人既不往后看，也不朝前看，他生活在现在。

但问题在于，现在从未能传递一样东西：意义。前往幸福的道路和通向意义的旅途大相径庭。要找到幸福，一个人只需活在此刻，只需为此刻活着。而要找意义——他的梦境、秘密和生活的意义，一个人必须寄居过去，无论它多么黑暗，还需为未来而活，不管它多么飘渺。因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生活在幸福和意义之间摇摆不定，而它留给我们的，是非此即彼的选择。

于我本人而言，我总是选择意义。我认为正是如此，我才会于1909年8月29日那个闷热的星期天傍晚，来到乱糟糟的霍伯肯码头，守候北德意志商船公司从不来梅^①启航的乔治·华盛顿号蒸汽船，等待

它的泊岸将全世界我最想见到那个人带到我们的海岸线来。

傍晚七点，仍没见到任何船只的桅帆。我的朋友和同是医生的亚伯拉罕·布里尔^②在港口等待的理由也跟我一样。他等得异常心焦，不停地吸烟。天气热得要命，空气中弥漫着海鱼的味道。一阵怪异的雾从水面升起，仿佛大海正在蒸发。远处海面传来几声汽笛的闷响，但看不到声音的来源。人们只听到附近有海鸥鸣叫，却见不到它们。我心中起了一个荒唐的念头：乔治·华盛顿顿在迷雾中触礁了，两百五十个欧洲乘客在自由女神像脚下被淹没。黄昏降临了，但闷热没有减弱。我们等待着。

刹那间，巨大的白色轮船——不像地平线上的细点那样，而是猛犸般——从我们眼前的迷雾冒出来。整个码头被吓了一跳，齐声发出惊叫。但震惊消失在码头工人的欢呼声中，随之而来的是喧哗，是拥挤，是推搡，缆绳飞舞。不到几分钟，上百个装卸工人开始搬动货物和行李。

布里尔大声喊我跟上，挤开人群朝轮船的舷梯走去。他上船的企图被拒绝了；还没有人可以下船或者上船。又过了一个钟头，布里尔猛拉我的衣袖，指着三个从跳板走下来的乘客。三人中领头的是须发灰白的男子，双眉紧锁，我立刻认出他就是那个维也纳的心理分析专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大夫。

上个世纪初，纽约城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建筑狂潮。巨大的塔楼

① Bremen，德国北部港口城市。

② Abraham Arden Brill (1874—1948)，生于奥地利，是美国最早研究心理分析的学者，著有《心理分析的理论与实际应用》、《心理分析的基本概念》等书。

一座接一座冲天而起，高度超过此前人类亲手所造的任何东西。它们被称为“摩天大楼”。1908年，自由街举办了一个剪彩仪式，市长麦克勒兰宣布由红砖和青石建成的四十七层高的辛格大楼为世界最高建筑，毕至名贤纷纷鼓掌。十八个月后，市长不得不在第42号街高达五十层的“都市生活”大楼重复了同样的仪式。但就算在其时，他们已经为伍尔沃斯先生位于闹市的大厦举办了奠基仪式，楼高为让人瞠目结舌的五十八层。

每个街区，巨大的钢筋结构出现在片片前一天还空空荡荡的土地上。蒸汽挖掘机的碰撞声和尖叫声此起彼伏。人们记忆中堪比比拟的，是半个世纪前豪斯曼^①在巴黎大兴土木的景象，但在纽约，这种盛况背后没有个人的想法，没有整齐的规划，没有令出必行的当局。资本和投机推动一切，释放出的能量匪夷所思，纯然是美国式的和个人主义的。

不可否认，这一切均雄心勃勃。地面上，两百条按数字编号的东西向街道和十二条南北向的大道构成了曼哈顿固若金汤的格局，赋予这座城市以井井有条的秩序。而在这之上，雕梁画栋的楼宇栉比鳞次，充塞其中的，无非是野心、投机、竞争、控制，甚至还有欲望——追求高度的欲望，追求规模的欲望，加上唯利是图的欲望。

坐落在林阴大道——当时纽约人管从第59号街到第155号街之间的百老汇路段叫林阴大道——的巴尔摩罗也是座崭新的华夏。它的出现实在是场赌博。1909年，非常富有的人居住的仍是别墅，而非公寓。他们“持有”公寓，以备在城区作短期或季节性逗

^① Haussman, Baron Georges - Eugène (1809—1891), 德裔法国人, 1853年开始主持巴黎改建计划。

留之用，但他们并不知道人们如何能真的在公寓中过日子。巴尔摩罗的赌注是，如果公寓足够华丽，兴许能诱惑富人改变心意。

巴尔摩罗耸立十七层，高度超过之前落成的任何公寓建筑——任何住宅楼。它有四座翼楼，占据整个街区。大堂的白色卡拉拉大理石闪闪发亮，还有个罗马喷泉，海豹在里面跳跃。每套公寓的烛台均配备光灿灿的穆拉纳^①玻璃。最小的公寓有八个房间；最大的有十四间卧室，七个浴房，一间天花板高达二十英尺的大舞厅，还有全套的管家服务。租金耸入听闻，高达每月495美元。

巴尔摩罗的主人乔治·邦威先生坐收渔利，令人垂涎三尺，他本人对此也踌躇满志。投资人为工程筹集600万美元，他分文不取，精打细算地把钱都转给承建商，美国钢铁建筑公司。反正该公司的所有人也是乔治·邦威先生，而工程实际耗费才420万美元。1909年元旦那天，距离巴尔摩罗开门揖客尚有半年，邦威先生宣布公寓近乎售罄，仅剩两套。宣言纯属杜撰，但人们深信不疑，因而不到三个星期，它就变成真的了。邦威先生熟记在心的真理是，真相就如屋宇，可以被建造出来——哪怕是建在虚假的地基之上。

巴尔摩罗的外观属于学院派^②最奢华的装饰风格。四面拱墙盘踞在顶部，大楼每角各一面，镶嵌着十三英尺高的落地玻璃。因为这些巨大的拱形窗户泄露顶楼四间主卧房的风光，若有人站在它们外面，里面的情景便可一览无余。8月29日那个星期天夜里，从阿拉巴斯特翼楼外面看到的场面会真的让人大吃一惊。里面站着一个苗条的少女，被十二支闪烁的蜡烛照亮，几乎一丝不挂，露出曼

^① Murano，意大利小岛，以出产玻璃闻名。

^② Beaux Arts School，兴起于法国的建筑装饰风格。

妙身材，她的手腕被绑在头顶，而喉咙缠着另外一根带子，白色的丝质领带，一只强健的手将之勒紧，越来越紧，令她窒息。

八月闷热难忍，她浑身冒汗。她长长的双腿和手臂一样裸露着。她柔美的肩膀也近于赤裸。女孩渐渐昏迷。她试图说话，有个问题她非问不可。想起来了，忘记了。接着她又想起来了。“我的名字，”她呻吟着，“我的名字叫什么？”

令我欣慰的是，弗洛伊德大夫看上去根本不像疯子。他外表威严，脑袋形状甚好，胡子微翘，显得整洁而干练。他身高约莫五英尺八英寸，有些福态，然而对于一个五十三岁的男人来说，这样的身材算是很好了。他的西装用料上乘，系着怀表链和欧洲大陆风格的领带。总而言之，考虑到刚结束七日的大海航程，他的形象真是无可挑剔。

他的眼睛就不同了。布里尔曾提醒我留心它们。弗洛伊德刚才走下轮船跳板的时候，他眼中似乎有些怒火，似乎正在气头上。也许长久以来在欧洲遭受的诽谤已经在他眉头刻下一道永久的褶皱。或者，他可能不高兴到美国来。六个月前，当克拉克大学的校长霍尔——我的雇主——第一次邀请弗洛伊德到美国来时，他拒绝了我們。我们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霍尔再次邀请，解释说克拉克希望授予给弗洛伊德该大学最高的学术荣誉，请他开设一系列心理分析讲座，此前美国还没有人讲授过心理分析呢。最后弗洛伊德接受了。他是在为他的决定后悔吗？

我很快发现，所有这些推测都落空了。弗洛伊德离开跳板，点起香烟——他在美国土地上的第一个动作——时，他的眉头解开

了，脸上露出微笑，暴躁的神情统统消失了。他深深吸气，四下张望，饶有兴味地观察起乱糟糟的巨大港口来。

布里尔热烈地问候弗洛伊德。他们是在欧洲认识的，布里尔甚至还曾造访弗洛伊德位于维也纳的家。他常常向我说起那个夜晚——那座摆满了古董的迷人维也纳别墅，那几个备受宠爱的孩子，那长达几个小时的令人振奋的交谈，我都牢记在心了。

一群记者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他们围住弗洛伊德，大声提问，说的大部分是德语。他的回答非常幽默风趣，但看上去有点困惑新闻采访怎么会这么随意。最后，布里尔把他们打发走，把我拉上前。

“请允许我，”布里尔对弗洛伊德说，“介绍你认识斯特拉罕·扬格，他刚从哈佛毕业，在克拉克执教，霍尔特意派他来，你在纽约的一个星期将由他照顾。扬格无疑是最富天分的美国心理分析学家。当然，他也是美国唯一的心理分析专家。”

“什么？”弗洛伊德对布里尔说。“亚伯拉罕，你不把自己当分析专家吗？”

“我不把自己当美国人，”布里尔回答说，“我是罗斯福^①先生所说的‘带连字号的美国人’，而按照他的说法，这个国家没有这些人的立锥之地。”

弗洛伊德招呼我说：“能见到我们这小小运动的生力军，我总是很高兴，特别是在美国这里，因为我原先对此有所期待。”他英

^① 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1901年至1909年在职。西奥多·罗斯福以反移民的美利坚民族主义闻名。所谓“带连字号的美国人”(Hyphenated Americans)，专指各色移民，如苏格兰裔美国人(Scottish-Americans)。

我说得很棒，要我为克拉克大学授予他的荣誉，转达对校长霍尔先生的谢忱。

“那是我们的荣幸，先生。”我回答说，“但我恐怕还配不上心理分析专家的称号。”

“别傻了，”布里尔对我说，“你当然配得上。”随后他将我介绍给弗洛伊德的两个旅伴。“扬格，来见见布达佩斯的桑多尔·费伦齐先生，他很厉害，在整个欧洲，他的名字是神经紊乱症的代名词。这是苏黎世的卡尔·荣格，他就更厉害了，有朝一日，他那部《痴呆症》^①会风靡整个文明世界。”

“幸会，”费伦齐说话带有浓重的匈牙利口音，“幸会。但请理会布里尔的谬赞，我向你保证，大家都没把他说的当真。”费伦齐年近四十，是个头发蓬松的友好家伙，穿着光鲜的白色西装。可以看出，他和布里尔私交甚笃。从身材上看，他们对比鲜明。布里尔是我认识的人中最矮的，眼眶很深，头顶很宽而且平坦。费伦齐虽然也不高，但有长长的手臂、长长的手指、长长的耳朵，谢顶的发际线也让他的脸显得很长。

我立刻就喜欢上费伦齐，可是从来没有握过那么柔若无物的手，简直像屠宰店里的牛肉。很尴尬，他发出一声叫喊，把手指抽回去，似乎它们被捏碎了。我连连道歉，但他坚称他很高兴“立刻就见识到美国墙壁”，对于这句话，我只有礼貌地点头表示认可。

约莫三十五岁的荣格给我留下了非常不同的印象。他身高超过六英尺，不苟言笑，蓝眼珠，黑头发，鼻子弯曲，留着小胡子，天

^①指荣格于1906年出版的《早发性痴呆症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Dementia Praecox)一书。

庭饱满——我得承认，这对女人颇有吸引力。他的手像钢铁般坚固而冰冷。他笔挺地站着，要不是那副学究气的圆形小眼镜，他就活像瑞士卫队的军官了。布里尔和荣格握手时，看不到他对弗洛伊德和费伦齐的那股热乎劲。

“你们的旅途如何，诸位绅士？”布里尔问。我们的宾客尚未提取行李，哪也去不了。“不会太乏味吧？”

“很棒。”弗洛伊德说，“说来你不相信，我发现有个水手在看我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

“我信，”布里尔回答说，“肯定是费伦齐怂恿他看的。”

“我怂恿他？”费伦齐大声说，“我没这么……”

弗洛伊德没在意布里尔的刻薄言论。“那也许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令人满意的时刻，或许这么说有点灭自己威风。但我们正在获得认可，各位朋友，认可，虽然来得慢，可是毫无疑问。”

“航行的日子很长吗，先生？”我问了个蠢问题。

“一个星期。”弗洛伊德回答，“而我们以最有益的方式度过：我们彼此分析对方的梦境。”

“天啊！”布里尔说，“我要是在那儿就好了。老天在上，结果怎么样？”

“嗯，你知道的，”费伦齐回应说，“分析和在众人面前脱掉衣服相当像。只要你能克服开始的羞耻，就会觉得倍加振奋。”

“我对病人都这么说。”布里尔说，“尤其是对女的。你呢，荣格？你也发现那种羞辱很提神吗？”

荣格像观察实验室的标本那样俯视着至少比他矮半英尺的布里尔。“说我们三人，”他回答说，“相互分析并不十分准确。”

“没错。”费伦齐予以赞同。“荣格和我针锋相对，而弗洛伊德分析我们。”

“什么？”布里尔惊叹说。“你们不敢分析这位大师吗？”

“他不准我们这么做。”荣格脸无表情地说。

“是啊，是啊。”弗洛伊德会心微笑。“但只要我转过身，你们几个就把我往死里分析。对吧，亚伯拉罕？”

“确实是这样。”亚伯拉罕回答说。“因为我们都是好儿子，并且知道我们肩负‘俄狄浦斯’之职。”

在城市高空的这套公寓中，几件工具摆在被绑起来的女孩身后的床上。从左到右分别是：带骨柄的男用直角剃刀、长约两英尺的黑色皮鞭、三把自小至大排列的手术刀、半小罐透明液体。凶手想了想，从中挑起一件。

见到男用剃刀的阴影在远远的墙壁上跳动，女孩摇着脑袋。她想哭喊出来，但喉咙被勒紧，将她的哀求变成一声低呼。

她身后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你要我等一等？”

女孩点头。

“我不能等。”受害人的手腕交叉被吊在头顶，绑得很紧，她的手指是那么优雅，修长的腿是那么端庄。“我不能等。”女孩的大腿被极其轻柔地划过，她身子一缩。那是剃刀滑过，在她的皮肤留下一道鲜红的痕迹。女孩大叫，身子弓得和那些巨大的拱形窗户如出一辙，乌黑的秀发散落在身后。又是一刀，在另外一条大腿上，女孩再次叫出来，更加凄厉。

“别，”那个声音镇定地责备说，“别叫喊。”

女孩只能摇头，不知所措。

“你得发出别的声音。”

女孩又摇头。她想说话，可是说不出来。

“是的，你得这么做。我知道你可以的。我告诉过你。你忘了吗？”现在剃刀又回到床上了。而在摇曳的烛光中，女孩看到皮鞭的影子在较远那面墙壁升起。“渴求的，那种表示渴求的声音。你得发出那种声音。”缓慢而坚定地，缠着女孩喉咙的丝带变得越来越紧，紧得她几乎无法呼吸。“发出那种声音。”

她勉强遂其所愿，轻柔地呻吟着——女人的呻吟，哀求的呻吟，一种她之前从未发出过的呻吟。

“很好。就像这样。”

凶手一手抓着白色领带，一手抓着皮鞭，抽向她的后背。她再次呻吟。又是一鞭，抽得更重。女孩痛得大叫，但她忍住，又发出那种呻吟的声音。

“更好啦。”接下来一鞭没有击中她的后背，而是落在它下面。她张开嘴巴，但就在此时，领带勒得更紧了，令她噎气。而她的被呛住反过来让呻吟变得更逼真，更断断续续，凶手显然喜欢这样的效果。又是一鞭，一鞭接一鞭，越来越响、越来越快地落在她身体上那些最柔软的部位，撕裂她的衣服，在她白皙的肌肤上留下猩红的伤痕。尽管每次抽打都疼痛难忍，女孩仍是如凶手要求那样呻吟着，她发出的叫喊声也是越来越响，越来越快。

暴风骤雨般的抽击止息了。若非天花板上垂下的绳索绑住双手，让她保持直立的姿势，女孩早就颓然倒地了。如今她身上伤痕累累，有一两处地方还流着血。刹那间，她眼前一黑，跟着跳动的

烛光又回来了。她的身体一阵颤抖。

她睁开眼，抖动嘴唇。“把我的名字告诉我。”她试图发出孱弱的声音，但没有人听到。

凶手端详着这个女孩美丽的脖子，松开了缠在其上的领带。刹那间，她的呼吸自由了，头仍朝后垂着，秀发的波浪仍在腰间晃动。接着缠住她喉咙的领带再次拉紧。

女孩再也看不清东西了。她感觉嘴巴里有只手，手指轻轻抚弄她的舌头，然后那些手指将丝带拉得更紧，紧得她连气都噎不出来。烛光又从她眼中消失，这次再也没回来。

“火车就在河的下面？”桑多尔·费伦齐狐疑地问。

布里尔和我向他保证，这样的火车非但存在，而且我们还将去搭乘它呢。除了穿越哈得孙河的全新隧道，霍伯肯地铁还有值得吹嘘的创举：全套的行李服务。那些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旅客，登陆之后全部要做的，只是在行李写上他在曼哈顿入住宾馆的名字。码头工人将箱包装载上地铁的行李车，剩下的交给另一头的卸货工人处理。我们享用了这种周到的服务，走上俯瞰哈得孙河的月台。红日西斜，浓雾渐渐散去，露出起伏的曼哈顿天际线，散布着星星点点的电灯光芒。我们的客人惊奇地看着广袤的天际线，看着那些尖耸入云的高楼。

“这里是世界的中心。”布里尔说。

“昨晚我梦到罗马了，”弗洛伊德回答说。

我们——至少是我——迫切地等待他说下去。

弗洛伊德吸了一口雪茄。“我在走路，一个人，”他说，“天刚